

中環人

「噢，黃SIR，還未放工嗎？」

當松仔拖着那座三菱牌真空管吸塵機，轟隆轟隆地踏進這邊的辦公室時，黃耀文枱面未核准的報告，起碼還有七八個。

「是的！」他忍不住打了一個大呵欠。望望手錶，已接近六時半了。窗外的維多利亞海港，正閃耀着各式各樣初上的燈飾，似乎頗為熱烈地向他招手。

「你晚晚工作到這麼遲才走，你太太不會怪你嗎？」

松仔調來總公司不過兩三星期左右，雖然每晚放工前都和黃耀文碰頭，但大家並沒有怎樣交談過，一來黃SIR通常在招呼過後，便繼續埋頭苦幹，好像不大理會他；二來松仔自己亦有點害羞，不知道應該如何和這位財務經理應對。

因此這個突然而來的問題頗令黃耀文感到不知所措。

「噢，不會……我還未結婚。」

黃耀文本來已想收拾離去，但沉思一下，便又翻開那一疊疊的電腦紙，核對起報告內的數字來。

松仔亦像受到了警誡，乖乖地把吸塵機推到辦公室老遠的角落去，偌大的空間裏，便只有那轟隆轟隆的聲響。

當黃耀文乘電梯到了聖佐治行的樓下時，門口的守衛李伯正在倚着大門和報紙檔的女孩子說玩笑。

「黃經理，這麼晚啊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吃飯了沒有？」

「現在去，你呢？」

「吃過了。」

「再見。」

「再見。」

門外的街景並不比這樣的對話有趣。洶湧的人羣已不知去向，淡黃的街燈映照出偶而穿插過的路人，大都行色匆匆，像追着某些東西似的。黃耀文深深地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氣，抬頭一望，圍繞着四週的大廈的燈光亦頗為疏落。

有人將那一座座的巨大建築物比作排列着的墳頭，未免過份悲涼。對他來說，它們更像一部部半休眠狀態的超級電腦，正在養精蓄銳，準備明早繼續君臨這個世界。

而他，就不過是其中一部的中央處理機的小零件，暫時投閒置散一會，十二小時後再歸隊候命。

雖然在中環生活已經十幾年了，他似乎

還不懂得去處理這段餘閒時間。當然，他大可以駕車返回跑馬地的住所，在電視機或唱機旁把整晚謀殺掉。但他對於孤零零一個人獨處在近千呎的廳房裏，實在沒有太大的興趣。或者他害怕孤寂，他寧願逗留在街上，這裏碰碰，那裏撞撞，將精神分散在無關痛癢的事物上。

選擇晚飯地點永遠是個問題。大會堂太熱鬧，隨時會遇上朋友，又要拉扯些無聊的話題，GALLEY太多洋人，而且多是一雙一對，單獨一人落去好像有些礙眼，到服務過份地殷勤的翠園吃中菜更不是味兒。

平時他多數到威靈頓街的餐室填飽肚子，然後便驅車落銅鑼灣或利園附近的酒吧繼續消磨時間。他不喝酒，但喜歡處於有酒籠罩的氣氛下，他不大懂音樂，但音樂和歌聲似乎可以令他較為開朗。

今晚他却不想再去威靈頓街或者利園，他根本不感到肚餓。他放開了脚步，任由雙腿帶引他的身體前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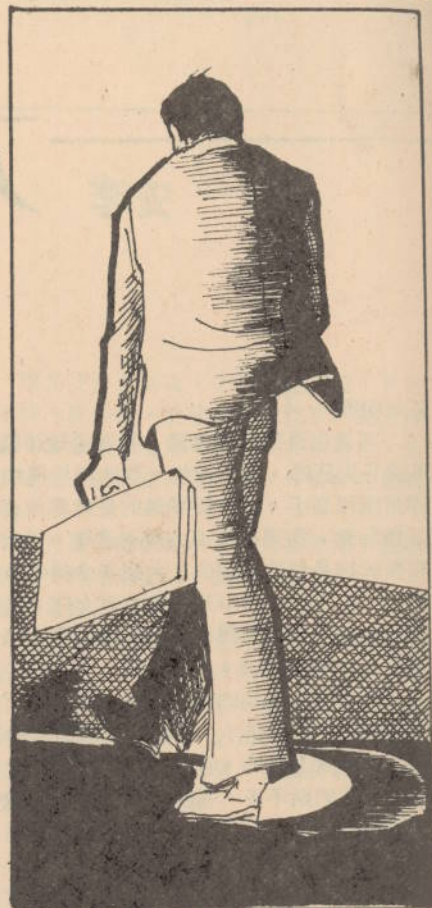
數分鐘後他發覺雙腳正在踏着卜公碼頭的梯級。這個碼頭的設計確實很有心思，曲尺形地插入海港裏，晚上踏步其中，就像被四週的夜色環抱着一樣，清冷的海風更使人有飄升的感覺。

他拖慢了脚步，企圖徹底地浸淫在這片清涼的境界裏。

不知怎的，他總是不能把精神集中向外，腦海裏還是不斷地閃出自己的影子。

中年人的危機？不過是教育程度高的人所弄出來的問題吧了。他不禁想起上星期看PETER DRUCKER 的電影那件事。PETER DRUCKER 是著名的管理學大師，公司人事部弄了幾部他主持的紀錄片回來放給員工看，內中有一部有關人事關係的，討論到有關培養員工間感情時，這位大師竟然開稅務會計的玩笑，說他們大多數不懂人情細故，談到興高彩烈時還爆出一句：“HOW CAN YOU BE A TAX ACCOUNTANT AND HUMANE AT THE SAME TIME?” 黃耀文還清楚地記得當時哄堂大笑，幾乎所有人都將目光集中在他身上的情景。

難道當稅務會計是什麼罪過？沒錯，習慣了嚴謹分析的人，對生活情趣可能沒有那麼敏感，但自己到底不是那種完全不近人情的人吧？很多時自己都主動地去和別人接觸，但總是有些什麼無形阻礙似的；不過，這



倒不能完全怪責一方呢？他自問這個結論是合情合理的。

沒有了會計，整個社會還可以繼續運行嗎？他突然想到了頗為幽默的反問來。

他開始變得自信，環視四週，一座座的超級大廈肅穆地矗立着，幾乎是毫無表情的，但在那僵板的外表底下，他好像感覺到一種堅實宏樸的力量，一種安穩自如的姿勢。

「噢，SORRY！」一對擁抱着的青年男女幾乎和他碰個正着。

「沒關係。」

黃耀文淡淡地回答，斜眼看了女的一下，廿歲左右，一身秘書的打扮，面上帶了點羞歉的意思，

行路不帶眼，他幾乎想衝口而出，但兩人已經飄遠了。

他不明白為什麼自己竟然會激起了這點怒火，亦不想去了解原因。

他加快了脚步，走向大會堂的停車場去。還是早些返家睡覺吧，明早至少有四五個報告要批核，下午還要開管理會議呢，他自己告訴自己。

韓亦倫